

菲律宾 华文文学史稿

吴奕锜 赵顺宏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菲律宾华文文学史稿/吴奕锴, 赵顺宏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 9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学术丛书/吴奕锴等主编)

ISBN 7-5059-3256-X

I. 菲… II. ①吴…②赵… III 华人—文学创作—文学史—菲律宾 IV. I34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9522 号

书 名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丛书 (1—6 册)
作 者	吴奕锴 等主编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顾 苹
责任印刷	邢尔威 顾 苹
印 刷	广东省揭阳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210 千字
印 张	51.75
插 页	12 页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60 套
书 号	ISBN 7-5059-3256-X/I·2465
定 价	8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助课题

总 序

汕头大学是由香港爱国实业家李嘉诚先生捐巨资兴办的广东省属综合性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传统学科，也是综合性大学中重要的基础学科。汕大于1983年招收第一批本科生，中国语言文学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便是首批招生的专业之一。中文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是著名的文字学家梁东汉教授，建校伊始，梁先生便很严格地按照他任教过的北京大学的办学和治学模式来建设汕头大学的中文系，在教学上注重基础理论知识的系统性，注重对学生应用基础知识能力的培养；在科研上，重点发展师资力量较强和具有地方特色的专业方向。十几年来，中文系的领导已经换了好几届，教师队伍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学科建设的思路基本不变，中文系的办学水平和学科建设水平则得到不断的提高。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毕业生就业情况一直看好，一些优秀毕业生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出了一番成绩，被提拔到了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岗位上。其二是考上硕士研究生的本科生越来越多，1998年实现零的突破，1999年考上5名，占全部毕业生的15.2%，2000年又考上了9名，录取学校包括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等名校。其三是已有《美学原理》和《现代汉语》两门课程被评为省级重点课程。其四是1993年开始与暨南大学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1997年，有了自己的第一个

硕士点——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点，至今已毕业硕士生 12 名，其中有 3 名分别考上复旦大学和山东大学的博士生。

作为汕大“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项目，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建设方向主要有四个：一是“汉语方言和文化研究”，二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三是“文艺美学研究”，四是“中国古典名著的文化阐释”。

前两个方向立项的依据主要是其地方性和国际性。汕头大学位于粤东地区，这里不但是闻名国内外的中国五大经济特区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侨乡。据侨务部门统计，潮裔华侨、华人约有 1000 万，这个数字正好跟潮汕本地人口基本相同。而在海外的华文作家中，潮汕籍的大约在 60% 以上，特别是东南亚等国家，比例更高。这些作家们常常回故乡省亲或进行学术交流，因而，在汕头大学开展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有着血浓于水的亲缘优势。1984 年，汕大成立了“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并创办了《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杂志，打那时开始，汕头大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就一直没中断过。1999 年 8 月，由陈贤茂教授和吴奕绮副教授等撰著的 4 卷本 200 万字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出版，受到了海内外行家的广泛好评，被誉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中的里程碑式的成果。其次，粤东地区不但是个著名侨乡，而且还是个闻名国内外的汉语方言宝库，曾受到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B. Karlgren）、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等的重视。如果从我们现在发现到的 1847 年出版第一本英汉对照的潮州话词典算起，对粤东方言进行的历史已有了 150 多年的历史。在粤东这片不大的区域里，集中着汉语七大方言中之三种——闽、粤和客家方言。我们身在“矿区”之中，集中力量更深更广泛地挖掘宝藏，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这可以说是一种地缘上的优势。另外，在海外的 1000 万潮裔华人、华侨的汉语方言变异情

况，也是一个颇具国际性的社会学和语言学要共同研究的课题，值得我们像愚公那样去挖山不止。

后两个方向的立项依据主要是我们有较强的师资力量和较多的成果积累。中文系的文艺理论教研室曾承担过国家“八·五”计划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为拓宽当代中国美学的研究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目前，我们正着力于审美文化和艺术文化学的研究，在美学与文化学、美学与语言学以及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双向互动的沟通中，努力开创新的学术研究的局面，使中文系的文艺学科通过“211工程”建设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中国古典名著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情感结晶和文化瑰宝，其中蕴涵着极为丰富、极为深邃的文化质素。汕头大学中文系从事古代文学史教学、科研的教师们，从现代文化的角度出发去阐释古典文学名著的内在意蕴，已经在《周易》、《老子》、《庄子》、《诗经》、《楚辞》、《史记》、唐诗宋词和《红楼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批相当重要的学术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显示了汕头大学中文系在古典文学名著研究方面的特色。

此次出版的《汕头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学术丛书》，是我们在上述四个方向做出的最新成果。出版这套丛书，既是为了感谢慷慨捐资支持汕头大学“211工程”建设的敬爱的李嘉诚先生，感谢广东省人民政府、省教育厅和所有关心我们的领导、同行和朋友们，也是为了接受上级主管部门领导和专家学者们的检阅和指教。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从而把我们的学科建设得更好。

汕头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课题组

2000年暑假

写在前面的话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是 80 年代中期才出现的一门新学科，经过众多前辈和同仁近 20 年来的开拓努力，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毋庸讳言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搜集资料的极端困难，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进展又是十分艰难的。

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来说，由于其涉及面极为广泛，仅凭现有的客观条件，要对其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应该说还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先对那些搜集资料的渠道相对较为通畅，条件较为成熟的某一国家的华文文学作较为广泛的梳理和评介，使之为有心关注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状况的人士所知晓，同时也能为未来真正意义上的深层次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思想资料”，就显得尤为必要。基于这一点，我们在 1993 年 12 月出版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一书中的“菲律宾华文文学”这一章的基础上，提出撰写《菲律宾华文文学史》的设想。让我们感到十分幸运的是，根据这一设想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获得了批准立项和资助。

然而，立项的兴奋刚刚过去，随之而来的却是沉重的压力。在我们参与撰写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中，“菲律宾华文文学”虽然只有不多的 5 万余字，但从当时整部书的比例来看，它作为其中的一章还是勉强凑合得过去的，可是要将这 5 万余字扩

展为一部初具规模的独立的国别文学史专著，却又何只相差十万八千里！

相信所有从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人都不难了解，这“沉重的压力”，这“十万八千里”，十有八九首先是就搜集资料的难度而言的。因此，自立项伊始，我们便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我们所知悉的非华作家进行通讯联系，并且通过施颖洲老先生和云鹤先生的帮助，分别在《联合日报》与《世界日报》上刊发了《为〈菲律宾华文文学史〉征集资料启事》。在长达数年的征集、积累资料的过程中，尽管得到了施颖洲、王礼溥、云鹤、黄珍玲、莎士等等菲华作家热忱无私的帮助，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结果与愿望之间还是存在着不小的距离，因而直至目前为止，本书至少还存在着如下几点不如人意的地方：一是对光复以前这一历史时段的文学现象论述上的模糊；二是戏剧部分的暂告阙如；三是有个别比较重要的作家作品还未能予以评述。

上述三个方面的缺憾中，一、二两项目前暂无有效的补救办法，对第三项，除了因确实联系不上毫无资料者外，对那些我们略知一二但资料不足以作具体、全面评介的作家，我们则作了这样的“技术处理”，即尽量在“概述”（包括总体的概述与各种体裁的概述）中作些适当的介绍。有些菲华作家朋友或许会有这样那样的疑问，以为我们因受到某些方面的影响，而在具体选择作家作品时有所偏颇，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会。在以作品质量为取舍标准的前提下，手头上资料的有无多寡可以说几乎成了制约我们写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资料丰富充足的，就写得详细点篇幅就相对长点；反之，就只能简略点短小点；如果手头上真的一无所所有，即使明知是名气再大的作家、活动家，也只能遗憾地暂时留下空白。这一点，是要请诸位菲华作家朋友予以明察鉴谅的。

尽管本书已经初步搭起了一个“文学史”的框架，但是，我们深知，由于资料的匮乏与学力的不足，其中的粗疏欠缺绝不仅仅存在于上面简单罗列的三点之中。因为，70多年来繁复多姿的非华文学运动，灿若繁星的非华作家及其辛勤劳作的结晶品，绝不是这薄薄而又极不成熟的小书所能概括容纳得了的，这也是我们将其冠以“史稿”之名的初衷。在这里，我们诚挚地期待着海内外华文文学界诸位前辈与同仁，尤其是菲华作家朋友们能惠赐宝贵的资料与高见，将来有机会再版时，我们将尽量争取把它修改得更象样一点。

时至进入新世纪的今天，还拿出这样老套的“文学史”，实在是有点不合时宜。但是，我们始终认为，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绝对离不开扎实的“思想资料”的积累。事实上，如果连对个别的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创作或文艺运动、文艺思潮还不甚了了，就奢谈什么“宏观”研究，有时往往易于制造一些让人尴尬的笑谈。这一点，在我们所接触的一些海外华文作家中，他们在评价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时，就曾客气或不太客气地指出过。我们所祈望的是，在对整个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仍处于知之甚少的十分稚嫩的当下，诸如此类的耙疏、整理工作，仍有着它的一定的生存理由和存在意义。但愿如此。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章 菲律宾华文文学概述	(1)
第二章 主要文艺社团简介	(15)
第三章 主要文艺杂志和报纸副刊	(28)
第四章 展示菲华文学概貌的《菲华文艺》	(36)
第五章 施颖洲	(46)
第六章 林健民	(56)
第七章 王礼溥	(66)
第八章 菲华诗歌	(76)
第一节 菲华诗歌概述	(76)
第二节 白雁子	(86)
第三节 楚复生	(92)
第四节 云鹤 林泉	(100)
第五节 和权 月曲了	(119)
第六节 谢馨 刘一氓	(133)
第九章 菲华小说	(143)
第一节 菲华小说概述	(143)
第二节 林泥水	(152)
第三节 施约翰 施柳莺	(159)

第四节	亚蓝 莎士	(177)
第五节	董君君 龚锦媚 吴新钊	(195)
第十章	菲华散文	(218)
第一节	菲华散文概述	(218)
第二节	庄克昌	(229)
第三节	芥子 林骝	(237)
第四节	庄昭顺	(251)
第五节	黄梅 黄春安 柯清淡	(257)
第十一章	菲华戏剧 (存目)	(283)
后记		

第一章 菲律宾华文文学概述

自从 1521 年，西班牙航海家麦哲伦发现了菲律宾群岛之后不久，菲律宾人民就失去了自由，先后陷于西班牙人和美国人的殖民统治之下。长达几百年的惨痛殖民历史所带来的，除了野蛮的经济掠夺之外，也留下了文化侵略的深深印记。因此，在东南亚各国中，菲律宾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的国家。

然而，中国与菲律宾的关系，却是一部友好往来的历史。早在公元前 3 世纪的汉代，就曾派出使者抵达菲律宾。到了唐、宋时期，两国民间的贸易已相当频繁。特别是到了西班牙人统治的 16 世纪，即明万历年间，为适应中菲两国日渐繁荣的贸易，西班牙殖民政府特地将马尼拉辟为对华贸易的商埠，华商无形中成为西班牙人和菲律宾人商业上的重要对象。也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尤其是福建省籍人开始大量渡海到菲谋生，参与了菲律宾的开发，对菲律宾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对此，连西班牙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无华侨即无吕宋”，而他们的历史学家安东尼奥·摩尔卡（Antonio Morga）则说得更为明白：“无中国人，无以造成菲律宾的繁荣。”^① 1898 年，美国人在美西战争中打败了西班牙，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得了对菲律宾的

① 转引自王礼溥：《菲华文艺六十年》，菲华文艺联合会 1989 年版。

统治权，并将其作为美国发展远东贸易的根据地和争夺大西洋霸权的桥头堡。相对于它的前任而言，美国人采取了比西班牙人较为宽松的政策，对华侨的种种活动也限制不多，因而，在 20 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国人来菲数量激增，商业渐趋繁荣，华侨社会的雏形由此而建立”^①。

与东南亚其他国家一样，菲律宾的华文文学也是随着华文报刊的产生而产生的。然而，稍有不同的是，虽然菲律宾的华文报刊出现得较早，但菲华新文学的真正诞生却反而较为迟缓一点。尽管早在 1888 年以后，菲律宾就出现了《华报》、《岷报》、《益友新报》、《岷益报》、《警铎新闻》、《公理报》等华文报纸，尽管早在 20 年代初、中期，菲华报纸已辟有文艺副刊，也出版了《小说丛刊》（1922 年，陈菊依、林籁余主编）和《艺术月刊》（1926 年，新剧研究社杨华魂编）等华文定期刊物，但是在这些副刊、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却多是风花雪月之类的旧体诗词和言情小说，既了无生气又缺乏创造性，与五四时期的以倡导白话文、鼓吹科学民主为其主要特征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还相去甚远。

对于中国新文学的潮流什么时候开始冲击菲华文坛，不论是文学界还是学术界，尚未见有一致的看法。但据菲华资深老作家施颖洲老先生回忆说，30 年代初期他在菲律宾华侨中学读书时，学校图书馆中早已有丰富的新文学书刊，从胡适的《尝试集》到鲁迅的《阿 Q 正传》、徐志摩的《志摩的诗》、老舍的《猫城记》等等，应有尽有；而诸如《文学》、《文学季刊》、《水星》、《译

① 这里与前面有关菲律宾的史实，均参阅了王礼溥的《菲华文艺六十年》，特此说明并向王先生致谢。

文》、《作家》、《中流》等杂志刊物，更是源源不断流入菲华社会^①。他本人也正是在中国新文学的影响下走上文学道路的。由此看来，将菲华社会接受中国新文学潮流影响的时间界定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应该是较为符合实际的。到了30年代初、中期，在由杨静堂、王雨亭、卢家沛等人编的《洪涛三日刊》（1933年），李法西、林西谷、林健民等人编的《海风旬刊》等杂志上，才出现了从文体到内容都明显带有中国新文学痕迹的文艺作品，这时才算真正有了菲华的新文学。在这期间，林健民、李法西、林西谷等人组织了菲华历史上第一个新文艺团体“黑影文艺社”，蓝天民在《华侨商报》开辟了菲华报纸的第一个文艺副刊《新潮》，并以此为基础组织了“新潮社”。这些文艺团体的成员及文艺刊物、报纸副刊的编者和撰稿者，或是以专栏讲座的形式，或是以自己的创作去实践和提倡新文学，为菲华新文学的产生立下了筚路蓝缕拓植山林之功。这一时期新文学的主要作者和文艺活动家除了上述提及的之外，还有林一萍、高若啸、蒋江玉、上官世璋、曾逸云、庄秀环、高若虹、许冬桥、溜生、施颖洲、叶向民、谢德温、来远甫、鲍事天、叶一心等人。这时的菲华新文学，与中国新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可以说是“同气连枝息息相关”，多数还是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对故国家园的频频回顾。

30年代中后期，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到中国爆发全面抗战的几年间，菲律宾华侨关心和支持祖国抗日战争的热情非常高涨。他们纷纷成立各种群众组织，积极开展各项抗日救亡活动。而《前驱日报》、《公理报》、《救亡月刊》、《菲岛华工》、《学生战线》、《民号周刊》、《民族斗争》等报刊，或是及时报道

^① 参见施颖洲《四十年间——〈菲华短篇小说选及散文选〉代序》，中华文艺月刊社1977年。

国内抗战进展消息，或是编发各种形式体裁的“抗战文学”作品，对唤起华侨民众团结起来支援祖国的神圣抗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遍了菲律宾诸岛。华侨遭受空前浩劫，华侨社团、学校、华文报刊均遭封闭。有良心有抱负的非华文艺人士，有的投身地下抗日武装斗争，有的避匿外省、乡下，有的参加地下抗日文艺活动，有的则潜心修养埋首读书以待将来。在这期间，菲华文学创作几乎成为一片空白；而杜埃、林林、梁上苑等人或是描写中国或是反映菲律宾的抗日武装斗争活动的诗作，如《红棉花栗色马》、《远方》、《同志，你攻进城来》等，则是这一时期中十分可贵而又较为突出的作品。

1945年初，美军光复了马尼拉，经过战争无情蹂躏的菲岛首都，艰难地着手进行医治战争创伤的重建工作；华侨社会在脱离苦难之后也逐渐恢复生机。非华文艺则是由于几家华文报纸的复刊或创刊而得到了快速的复苏。光复初期复刊的3家报纸和新创办的6家报纸，全都辟有文艺副刊。它们是《公理报》的《晨光》（吴毓珊、何祖炘主编）、《华侨商报》的《新潮》（蓝天民主编）、《新闻日报》的《新副》、《华侨导报》的《笔部队》（林林、杜埃主编）、《前锋日报》的《北望》（亚薇主编）、《大华日报》的《长城》（杜若主编）、《中正日报》的《文艺工场》（施颖洲、亚薇主编）、《侨商公报》的《星火》、《重庆日报》的《新生》（萌芽文艺社主编）。这些文艺副刊的设置，为战后初期菲华文学得以快速复苏提供了可靠的物质载体；而非华作家经过3年的禁锢后所释放出来的创作热情更是一发而不可收。这两者互为依存互相促进，共同推拥出战后四五年间菲华文学的第一个振奋人心的高峰，诚如施颖洲所形容的，“犹如‘暮春三月，江南草长，

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十分热闹，盛况空前”^①。

当时较有影响的文艺团体是由《公理报》的《晨光》副刊的一批青年作者组织起来的号称 108 人（后来发展到 120 人）的“晨光之友”。这既是一个文艺团体，又是一个以发表新诗为主的创作群体。较有影响的文艺论争，则是由白雁子（李维宣）的长诗《高山晋寿》所引起的关于新诗形式的论争。作品方面，杜埃的以《丛林曲》为代表的反映华菲两族志士武装抗战生活的一系列短篇小说最为出色。作者或描写或抒情，或勾勒人物或渲染气氛，既真实地再现了战争年代艰难的战斗生活和华菲两族人民团结抗战的动人情景，又淋漓尽致地抒写了他们特有的对正义战争充满必胜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具有着“历史和美学”的价值。其次，施颖洲、蓝天民的一些作品，林卓华的儿童诗《星空》和章回体小说《新西游记》、《孟姜女》，以及“青年文协”与《华侨导报》“笔部队”联合举办的两次文艺比赛的部分杂文，施颖洲主编的《一九四六文艺年选》，杜若（柯叔宝）主编的《钩梦集》，李成之的《碧瑶集中营》，李润余的中篇小说《海外》，伊静轩的《菲岛风光》等集子，也是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收获，其中以《钩梦集》和《碧瑶集中营》影响最大。

《钩梦集》是作为《大华日报》《长城》副刊的丛书出版的，也是第一本菲华青年文艺著作，收入杜若、芥子、亚薇等 18 位青年作者的作品，内容有新诗、散文、随笔、戏剧、小说共 72 篇。尽管这些作品与当时国内的文艺作品相比还显得较为粗糙或不成熟，但是，由于它们都是作者们在菲岛沦陷期间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却也有着十分真挚朴拙的感人力量。臧克

① 施颖洲：《六十年来的菲华文学》，载《菲华文艺》，菲华文艺协会 1992 年 3 月，第 4 页。

家在为该书作序时这样评价说：“这是一个声音，一个从生命里迸发出来的战斗和对于祖国恋恋喁喁的声音。”

《碧瑶集中营》是作者李成之被囚于日寇集中营的自述。菲岛沦陷期间，被日寇抓进集中营的华侨何止成千上万；在集中营中经历了惨绝人寰的酷刑之后能侥幸生还的可说是凤毛麟角；而虎口余生之后能将自己的亲身遭遇写成书者，李成之大概可算是当时的惟一个。因而此书不但以其“真人真事，实景实情”感动了众多的读者，而且也以其所具有的“菲岛华侨的文献”的价值而为社会为文坛所看重。对过去了的血与火的战斗生活的回顾，对沦陷期间人民悲惨遭遇的诉说，对日本侵略者战争暴行的揭露和对人民正义战争胜利的讴歌是光复初期几年一批较有影响作品的主旋律，也是菲华新文学史上难得一见的对现实斗争生活的及时而真切的反映和表现。

经过战后五六年的重建，尽管当时菲律宾国内的矛盾仍十分尖锐，但是相对于过去了的战争而言，毕竟还是在和平的建设中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菲华社会的经济面貌也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菲华社会经济的相对繁荣，为华侨社会的公益事业尤其是华校、华侨社团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菲各地共拥有侨校 160 多间，教职员 2000 余人，学生总数 6.6 万余名，而各种各样的不同性质的华侨社团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涌现。政治的、商业的、教育的、宗亲的、慈善的，此外还有洪门进步党及各地校董会、校友会、青年会等等，名目繁多，应有尽有。这些侨团组织虽然宗旨不同，形式各异，却也充分表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这是战后菲律宾华侨社会盛况空前的黄金时期。

这一段菲华社会的黄金时期，为菲华文艺在新形势下的起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客观环境。以“菲律宾华侨文艺工作者联